

天
藍
詩
選

社

I227/343

天 蓝 诗 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7321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797321

封面设计：徐中益

天 蓝 诗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3}{4}$ 插页 2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300

书号 10019·3110

定价 0.24 元

目 次

玉兰花.....	1
二信	
给一个陈死人.....	3
夜，守望在山岗上.....	11
雪的海.....	13
哀歌.....	14
队长骑马去了.....	17
G.F.木刻工作者.....	28
车子辘辘走你门前过.....	40
预言.....	43
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太阳般升起.....	60
呵，我年轻而不可摇撼的祖国.....	67

平壤报捷	70
萌动	76
青年的歌 (第五章)	78
(第六章)	78
(第七章)	79
咱们的连队英勇而年轻	80
后记	85

玉 兰 花*

二 信

玉兰花，与我相生的友人，
殷勤寄来生命的信息——
在我的潜意识中叫唤：
“我已经绽开了，我快要凋落：
可是怎么你没有寄点盘缠来？
我不能飞度那巍峨的官墙，
官墙是货币的微子砌成的。”

“而你不能光卖笑呀？
啊，人们是白白地尽量地鉴赏你吗？
或者也要报答你？！
美的价值也可能转换成经济的价值吗？
(美只是物质生活力量表现的一个侧面)

* 这诗的第一节没有找到。

可不是？哪有谁给你买点养料呢？
哪有谁给你送点饰物呢？
那你如何招致你想望的友人？
——我说你招致那班贫穷而更了解的人们。
知道人们如何了解你，
然后你更能明白你自己。
徒有庸俗的惊叹你的游人是无益于你的。

“我不否认，创造是生命的第一要义，
可是理智的了解也给你不朽。
好比你，玉兰花，有四月的生存——
也有十二月的生存——
生存在聪明人的冥想里。

“玉兰花，不要叫唤我，
假如你知道你友人的贫困；
你也不要接受那恶人的善意；
当他们把你摧折，
扎成花束向你祝福的时候。”

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于燕京大学

给一个陈死人*

第一章

她极度装饰她自己：
她的眼眶，她的耳垂，
她的指甲，她的嘴唇……
她盛装走到了坟墓里。

她遗下颓废的和谐，
秋风吹动着柳枝，依依——
一株枯干，揭示
剥削者的奇迹。

感喟，啜嘘……
我留恋于这恶花之美：
这分披的鬓发，一左一右，

* 为纪念一个电影演员的死而作。1979年加注。

这低垂的双唇，一高一低，
我轻轻地吻着，吻着，……
吸吮两个时代的气息。

陈死人呀，
我愿将你唤起。
但这已不可能，
这是经济生理的消息；
而你竟带着微笑，
走向你的墓地。

哎呀，这疯狂的热忱，
为了什么，
眼见这镜里的天地？
冷，硬，
后面是僵化了的汞的流体。

不是，血幻化了，
演变为这假象的神奇。

升华了吧，
在每一个人的脑袋里，
而你私语：
“我的腐朽，我的美，
飘发着两个不同的世纪的气味。”

第 二 章

而这个挂在唇上的 Curvature, ①
正反映着一个悲剧的 Curvature,
呀，这永不毁灭的对称的图型。
还有这面颊的双峰，
正象魑了的野山；
——你还在祈求——
有肉，有绯红，
有恶毒，有沙土，
有未转变了的残余。

假如我去旅行，

① 弧线。

如同一粒小的虫蚁，
攀登这半边世界的凹凸，
我将嗟叹这路线的崎岖；
你能意识到吗？
呵，不，你已失去了意识。
而我，这火热的美的评赏者，
将吟咏这山河的平旷，
和这旧时林草的云翳。

但这里吹着轻轻的风，
这里下着霏霏的细雨，
从这往昔的现实中，
我仍然察觉着千万人的呼号，
和一个世纪的涕泪。

枯竭了吗？不可能，
我将在这照空的灵海里浮沉。
“回来吧！”我呼唤着你。
你应，“我没有了，
我存在历史的矛盾里。”

我说，“也罢，
我将在这照空的灵海里浮沉。”

我可不能悲哀，
固然，你也不用嘲笑，
你张开着嘴，
形成向上的 Curvature，
我如同一粒小虫蚁，
准寻觅你点点的辛酸抨击！
你闭了嘴吧！
唉，可是这已不可能，
这是一瞬间的千年。

第 三 章

右手执着骷髅，
你的儿子，
左手接着你痉挛的对象，
你擒住每一个将溜走的 sensation, ①

① 场景。

在迷离的旋律上跳动。

你没有肉了，
——肉，你爱了它，
你又遗弃了它——
经济的不景气——
飘飘然御风而行。
于是，那狰狞的魔鬼说，
“你笑呀！”而你笑了。

可怕的狞笑，
医治着那班患麻痹症的
玄衣白领的绅士们：
颠倒……颠倒……
不过，他们仍旧埋怨你说，“我们不能
欣赏一下中世纪的
courtly masquaraoe 吗？^①
你还不够眩亮呢！

① 宫廷假面舞。

而你倦了。你说，
“让我们归去吧！”
你的家，散布在中夜里的
大都会的蛛网上。

啐，可怜！细心！
想在古墓的蛆虫间，
寻觅团团的幽磷！

你毕竟在样子间里，
门槛里是腹部流线型的经纪人，
门槛外是为色情狂恼恨的小市民。
一件广告艺术品，
能值几文？

你又何曾不知道？
可惜，太颓倦了
——这世纪末必然的颓倦——
你睁开矇眬的眼自语道，

“这样子问便是我的地狱天堂吗？
也罢！我无力跳出这阴窄的陷阱！”

你终于寂灭了。
此后，你宁静的黑灵魂，
将永远睇望着这黑夜茫茫的星群。

1936年9月

夜，守望在山岗上

我的眼控制着山群，
我的心屏息着。

夜，淹没山外的山，
山外的河流；
夜，淹没溟濛的苍穹……

我瞭望广阔无垠的祖国，
有千万冤屈而死的人民，
有十月不熄的大火灾……

我私誓，我愿：
将我付与山西的西部
那五千年来繁荣的大地，
于今被迫而荒瘠了！

我握住枪，
挺着朔风，
守望住这山岗……

——敌人从正面侧面来，
在四五里以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于山西西部